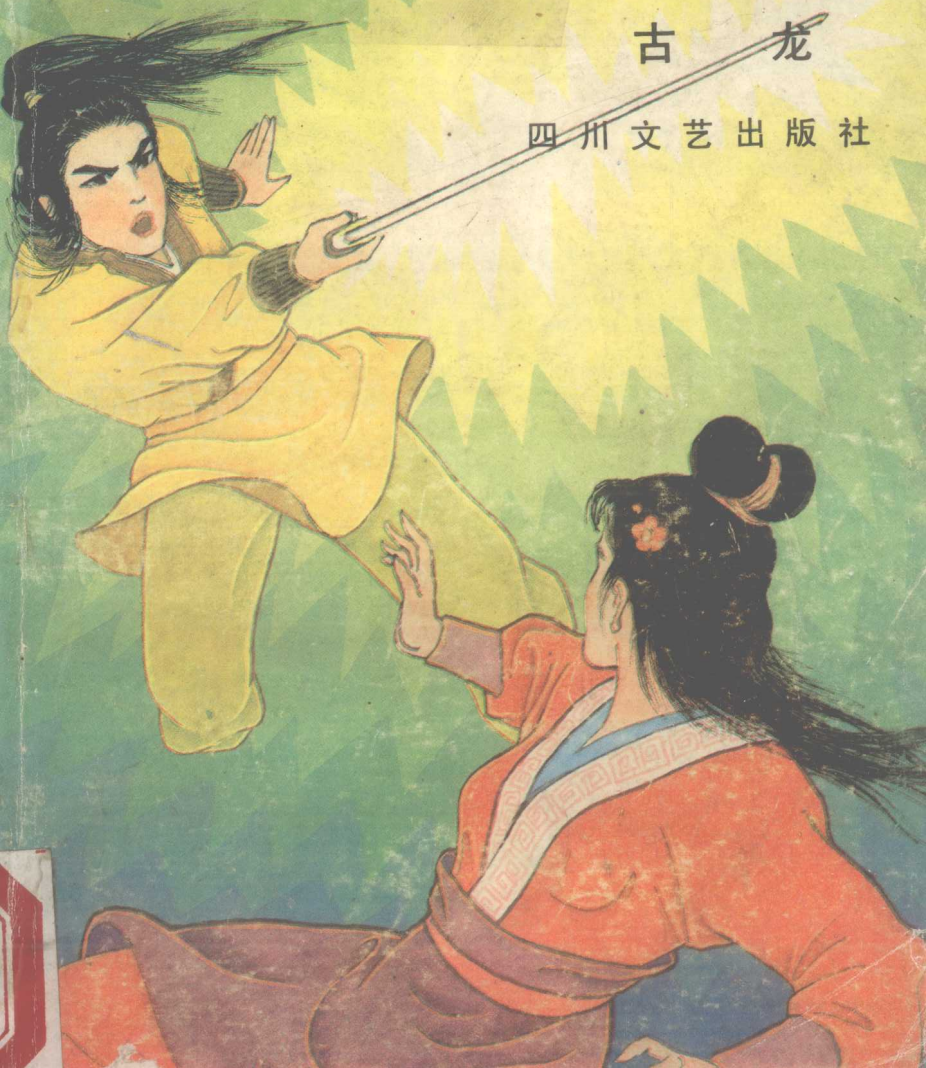


華光上劍

古 龍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古 龙

四川文艺
出版社

○

劍上光華

一九八八年 · 成都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书名 剑 上 光 华

作者 古 龙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印刷 四川滨江印刷厂

1988年2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3.75

印数 1—100,000册

字数294千

ISBN7-5411-0281-9/I·246

定价：4.20元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古龙的重要作品。

小说描写民间英烈反对豪强恶霸的斗争，表现他们百折不回、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大无畏精神。

故事情节曲折惊险，语言优美动人。作家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武功精湛、侠义智勇的人物形象，使人读后难忘。

本书韵味悠长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不忍释卷。

目 录

春临大地暖.....	(1)
虎穴遇潜龙.....	(24)
含笑遣妻儿.....	(48)
勇士护花来.....	(70)
骤风雨满楼.....	(93)
釜底抽薪难.....	(116)
目盲心肝毒.....	(139)
龙潭施骗术.....	(162)
倾囊买假货.....	(187)
惊闻血海仇.....	(212)
铁汉困情仇.....	(239)
爱恨悲命运.....	(266)
狼窟又遭凌.....	(293)
孤身陷幻阵.....	(320)
情困玉女心.....	(347)
入渺情丝断.....	(401)

第一章 春临大地暖

春天代表一年的开始！

春天使大地解冻复苏！

春天使枯木再发，使秃秃的杨柳枝桠，吐出了嫩叶——
一点点绿的新生！

春天是一种新的希望——一年之计在于“春”！

春阳暖烘烘的，足可使你那颗“古井无波”的心再次的
激起青春的涟漪，春阳解新雪，使龟裂的田陌为之滋润！

春情如火——

春心荡漾——

春风广被——

春城无处不飞花——

春来，春去，春迟，春暮，爱春，惜春，叹春，咏春，
怜春，踏春，忆春，探春……

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？春雨溅花红，春江
花月夜，春风得意马蹄忙，春回大地，春光明媚……

唉唉……太多了，太杂了，一时真是说个不完，这个世界对于“春”实在太厚爱了，相形之下，秋和冬也就太冷落了，在煎熬过长久的严冬之后，人们渴望着春的来临，有如

大旱之望云霓，春天总算不负众望，它悄悄的降临了——

于是——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当扇动着双翼的鸭群，飞扑向池塘，水花四溅的一刹那，你可以确定春天到了，你哪，大可以摘下头顶上的那顶老皮帽，身上的老棉袄也该换上啦！面对着迎面的朝阳，伸上一个懒腰，高赞着：“好一个春！”

小伙计“柱子”把窗扇子支起来，一片春阳照进来。

檐边上那一溜百十来根冰枝子，在艳阳下可都溶化了，滴滴打打的滴着水珠子——“滴水穿石”这个譬喻还真不错，没瞧见么，顺着瓦檐一溜下去，地面上全是小土坑儿，算算时间，这个店坊开张总有好些年头了。

店坊不大，却有个漂亮的名字——“迎春坊”，初初一听，你还真摸不准它，是个酒馆呢，还是个客栈？还是个豆坊？油坊？

其实呀，你还都没猜错，它啥都是，也卖酒也卖吃的，也供客人打尖过夜，也榨油，也磨豆腐！

春天到了，每年这个时候，“迎春坊”总得发上一回利市，那些个做皮货生意的人，都从关外回来了，总有百十来口子吧，都住在他这里。

这些人把新从野兽身上剥下的兽皮，在这里重新整理一下，支上架子，晒的晒吹的吹，然后捶，磨，刮，搓，使之柔软，包的包，裹的裹，制成皮统子……

别瞧着这些事简单，做起来总得个把月。

手上有货，腰里再有钱，苦忙了一个冬天，来到了迎春坊这么一闲，一暖和，这些个大爷，可就有点懒得动弹了，整天价的吃喝玩乐，磨菇够了，才得另转码头！

“迎春坊”有陈年的好酒，有上好的佳肴——风干的鸡、陈年的腿，别处难得一尝的野味，他这里全有，鹿脯、冻兔子，你哪！热上一块，撕下一条来，就着老白干，那种滋味，可就不用提了。

迎春坊可也不是一般的小店所能比的，这块招牌，在这里竖了总有十七八年了。

提起“迎春坊”，可就会想起坊主左大海。外号“火眼金刚”的左大海，早年听说是关外的一个山大王，后来洗手散伙改邪归正之后，就在这里生了根，开了这么一个买卖！

也许是以往他的那么一点盛名，再加上他生财有道，反正从一开张到如今，他这里生意可就没歇过！

在这穷地方，一年有半年被冰雪封冻的地方，能够保持住像样的一个生意，说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在过去附近另外有两家客栈，都因为无法与“迎春坊”竞争而歇业了，现在“迎春坊”就成了这“冰河集”上的一枝独秀，被誉为第一块招牌，应该是不为过之。

冰河集全集不过有千百户住家，其中半数务农，半数是猎户，两边穿过那辽阔的冰河，是大片的原始林子，里面飞禽走兽多的是，要是再想猎大的熊或是值钱的海龙或是紫貂，那可就得出长城，往关外，也近得很。

北面是高高的太华山，大部份为冰雪所封，就算是盛夏的时节，山的顶部，仍然积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它是处于天山的一个支脉，起伏的山阳，就像是一条舒开长爪的大鳄鱼，盘延在这里，足有百里之遥！

东边是通向内陆的驿道，驿道上有很深很深的车轮沟痕，只适于行走驿马所拉的那种大车，外地来的小车子，常

常在道上搁浅——那可就头痛了，所以说冰河集永远是保守的，人的性情，就像它的地形一样，对于外来的一切，都存着排斥的意思！

——倒是南面，算是最富庶的一块土地了——

那里长年的种植着庄稼，小麦、春麦、杂粮、什么都产，每到春夏时候，这片广大的地方，永远是碧绿色的！

这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！

在地形上，它和冰河集是连在一块，可是却并不属于冰河集这个地方，包括那里的居民和冰河集也有显著的差别，好像不是生活在一个体系上似的！

这个地方叫“青松岭”，有居民万户，比起冰河集来，青松岭可就富庶多了。

要说“青松岭”和“冰河集”有所关连，舍弃了那条相通的松石道路，可就没有了。

松石道就像是一座长桥，衔结着这两个先天就不平等的兄弟乡镇，使它们维持着仅有的一点关系，否则要是依照这两个地方的人情来往，恐怕早就闹翻了。

冰河集是个穷哥哥，青松岭就像是个阔弟弟，弟弟虽然有钱了，可是哥哥却穷得有骨头，有志气，决不开口向弟弟借钱，弟弟要是眼里还有这个穷哥哥，就该主动的攀结照顾哥哥，否则哥哥不便高攀，那可就不大好相处了。

新春的朝阳，照射着青松岭上的第一大户“谭”家的玻璃碧瓦，却也同时照顾到了冰河集上的那第一块招牌——“迎春坊”！

“谭”家是青松岭上第一大户，“迎春坊”也算是冰河集上唯一的一个富家买卖，这两个地方偏偏相隔得那么近，

一个在道这头，一个就在那头，当中连结的就是那条颇富人情味道的“松石道”了。

“迎春坊”的坊主“火眼金刚”左大海，在冰河集是头一号人物，平素目高于顶，谁也看不在眼里，可是他却不敢得罪对面的那个大户“谭”家，甚至于还得时常陪着小心！

谭家老爷子的出身来历不详，平素不常出门，他家大业大，为人也还不差，只是也许是个性太孤僻了，也许是所有的富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总之，他既很少与一般人攀交论往，你就很难去了解他！

“火眼金刚”左大海对姓谭的非但外表敬畏，简直是心悦诚服！

就算是这么一点关系吧，姓谭的还算看得起他，每年这位阔老太爷总会照顾左大海几千两银子的生意！

左大海自己也兼带着从事皮货生意，他的皮货可不像那些子皮货生意人，要千辛万苦的运到内陆才能脱手，他只销售给一家人——谭家！

只凭谭家一家人——甚至于只谭老爷子一个人，嘴皮动一动，说声：买啦！谭家的管事账房胡先生就坐着车来了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临去的时候，白花花的银子赏下来，有多没少！

左大海自己落了实惠不说，凡是跟左大海站得近一点的皮货商人，也算是“秃子跟着月亮走”——沾光不少。

左大海敬畏谭老爷子的原因，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如此，至于实在是不是如此，可就没有人知道，可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有数了！

“迎春坊”内外整理焕然一新，为的是迎接着关外来的

那一帮子皮货生意人。

楼下食堂里，十来张桌子，擦洗得白净净的，五六个小伙子忙得团团转，用鸡毛擦洗炉台，最能去腥膻油腻，左坊主抽着长杆烟，子羔皮袍子一角摺在腰带子上，露出他内着茧绸子扎腿内裤，他不时的前后指点着。

五十出头的人了，看上去还是硬朗得很，脸上既没皱纹，嗓门儿尤其是大得惊人，他这里拉着长腔咳嗽一声，十来丈以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
城门上来了消息，第一辆驿车已经进关了，满头流着汗的小伙计——郭顺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进门没瞧见门坎儿，上来就摔了个大马扒！

左大海皱皱眉，道：“这是干什么来的，年还没过完是怎么回事？”

郭顺爬起来，红着脸道：“当家的，车来啦！一共是七辆大车，人比往年还要多！”

左大海由不住喜上眉梢，道：“啊——这么快？”

岂止是他一个人高兴，柜上的二管事徐立，账房王麻子，还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板娘“黑马峰”花四姑，连带着六七个小伙计一股脑的全部跑出了迎春坊！

脚下踏着刚刚溶解的冰块，少不了还有股子冷劲儿，尤其是贴着地面由冰河那边吹来的风，就如同是小刀子刮，小剪子绞般的疼痛！可是大家伙却是笑嘻嘻的！

车轮子轧轧有声的压过驿道，溅起春泥片片，车道上的沟痕里冰花，变成了两列大水沟，车轮压过去，水花溅起老高！

赶车的要着大响鞭，“叭！叭！”比鞭炮还响。

可不是吗，前后是七辆大车，一路迤邐着像是条大长虫

似的游到了近前！碧空如洗远天只有几朵白云，太阳的光不热，暖暖的，只能刚好把冰化开，人呀来回的跳着脚，总希望把残留在身上最后的一点冷劲儿也清理干净！那些个黑老鹰，在天上盘旋不去，呱！呱！不停的叫唤着，像是举行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似的！

冰河集家家大门都开了，无论是小伙子、大姑娘小媳妇、老头老太太，都像迎接什么似的，人人脸上带着笑容欢迎着一年一度，唯一来到这里的这帮子客人！

皮货商人里，有的是他们每年的老朋友！

这些个阔朋友，也都舍得花钱，一坛子关外的“老二白”或是一件小皮褂，盒子粉，或是胭脂，在冰河集的人来说，就是难得的好礼物。

当然，这其中也有男女的情怀，苦守了整个寒冬的大闺女，又可以再次的看见情郎了，那些个阔绰豪迈的皮货商，看起来总是那么神气，与本地郎相形之下，可就褪色了。

大车蜿蜒而近——

第一辆大车的车把式——“老叫驴”，最拿手的是他那一手大响鞭，鞭梢儿抖开了，像是西洋数字的一个“八”字，头尾两声鞭响，能传出一两里去！

车到了，“老叫驴”神气得跟什么似的，第一个跳下车，你瞧瞧他皮褂子袒着，胡子嘴咧着，向着迎上来的左大掌柜的拱着手——

“大掌柜的好啊……我给你带生意来啦！”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四只手一接触，老叫驴掌心里，可就多了十两重的一大锭银子！

“哈哈……”

老规矩了，彼此心照不宣，送的人不心痛，受的人更实惠！

紧接着第二辆，第三辆……所有七辆车都来了！

左大海每一辆车照例都有些彩头，车把式嘻得嘴都合不拢，自动的帮着卸货，七辆大车下来了六七十个大小伙子，每一个都兴高采烈的。

集上的人都围拢过来，叫着嚷着，瞧瞧这份儿热劲儿哪！冰河集整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

左大海亲自照顾着生意，认识的人一个个打着招呼，不认识的更得攀攀新交！

客人一个个进了坊，大车卸下来，驴子马都拉到了号里，天可过了晌午了。

客坊里新的忙碌才刚开始，老板娘花四姑亲自监厨，杀鸡宰羊，临时请来的七八个大小伙子，忙的团团乱转，花四姑亲自指点着，她对这帮子客人的口味，摸得清清楚楚，一盘子一盘子端出去，都挺像个样，都准能博上一个“好！”字！

食堂里，左大海双手端着一碗“老二白”一桌桌亲自敬酒！

反穿着貂皮褂子的盖雪松，无异是这伙子人里的一个头儿——

此人三十二、三的年岁，还是个光棍，没有娶妻，人长的魁梧，据说一身功夫更是好样的，大家伙管他叫“赛吕布”，小伙子有股子豪迈劲儿，年岁不大，多年来已挣下了上万的家当。

左大海对于这个人破格的青眼招待！

拍着他的肩，左大海大笑着道：“行，兄弟，真有你的。人是人，货有货，来，干了这碗酒，老哥哥给你讨个大媒，什么样的闺女，兄弟你只管挑吧！”

说着，一仰脖子，把满满的一碗酒，喝了个精光！

“赛吕布”盖雪松爽朗的一笑，一碗老二白，喝了个点滴不剩！

“兄弟！”左大海抢回话题，还是那一句话：“年岁不小啦——儿子不说，可把孙子给耽误了！”

“左老哥你笑话了！”——提起这码子事，盖雪松两弯浓眉可就由不住拢在了一块儿！

苦笑了一下，他挺不自在的道：“月老不牵线，媒婆不说亲，东一次忙，西一次赶，可就耽搁下来了！”

“难道冰河集、青松岭，这么些个大闺女，兄弟你一个都看不上？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？”

“我——”盖雪松欲言又止的笑了笑——挺漂亮的小伙子，尤其是那一嘴牙，一颗颗就像玉米似的，又整齐又白！

“不提这档子事啦——”

“好吧！”左大海转过话题儿，道：“这一趟生意怎么样？不错吧！”

座上另一个朋友——“黑虎”陶宏哈哈大笑着道：“敢情！总算没有白忙着，光是熊皮，咱们就剥了三十来张，别的就更别说了！”

“好！”左大海哈哈大笑了几声，道：“真该恭喜各位了！”

“黑虎”陶宏指着盖雪松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该恭喜咱们当家的，那只横行雪山的白魔王，这一次可栽在我们的

头儿手里了！”

左大海怔了一下，继而不胜惊喜的道：“真的？皮剥下来没有？”

“白魔王”是一只出了名的大白熊，多年以来横行雪山，附近居民人畜，庄稼受害至剧，这么些年地方悬赏，官家征猎，猎人死了十几个，就没有听说有一个猎人能够接近“白魔王”身边的，这时乍闻“白魔王”死了，而且死在“赛吕布”盖雪松的手里，怎不令人既惊又喜！

“赛吕布”盖雪松很高兴的点着头笑道：“不过是凑巧罢了，活该那个畜牲该死！”

“这可是大喜事，兄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左大海瞪着一双大眼道：“如果真是白魔王的话，凉州府的赏银就有一千两银子，那张皮更不得了，有人愿出价五千两银子呢！”

“是么？”盖雪松侧着眼睛一笑说：“那是我听错了，我还以为有人出一万两银子呢！”

左大海登时楞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是不是都无所谓！”盖雪松喝下了碗里的酒，慢吞吞的道：“反正我也不急着卖！”

“火眼金刚”左大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——拿着猪头，还怕找不着庙门吗？”

笑得可是不大自然，他这里刚一收气的当儿，就听到门外小伙计“柱子”吆喝道：“客来——”

左大海怔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会还有客？不可能呀！”

在座各人心里也都怔了一下，因为关外大车就只这么一拨子，绝不会再有第二拨，这么长远的荒凉道上，放单那简直不可能，要不就是本地的客！本地客还用得着投店住宿！

吗？

左大海情不自禁的跟着二管事徐立，账房王麻子，三个人快步迎了过去。

暮色里，可不是有个人来了么，没乘车，是骑的马！

那人孑然一身，披着单薄的一身紫色长衣，头上戴着同样颜色风帽，风吹衣扬，远远看过去，真是说不出的英姿飒爽，只是看起来别有一种单寒萧索的感觉！

来客骑着一匹长毛的瘦马，马色纯黑，看上去似乎和马上客同样的单薄。

落日余晖，映照着这一人一骑，好快，不过是眨几下眼皮的工夫，已到了店门前！

马蹄践踏着雪泥，春风吹飘着长衣，那个人放慢了坐骑，用着轻快步，一径的向迎春坊前行近！

二管事徐立，早先追随左大海，也是有鼻子有眼的道上好汉，看到这里，却禁不住赞了声：“好俊的人物！”

左大海透着希罕的道：“这个人难道是关外来的？”

徐立眯着眼道：“错不了——”

说着他就首先迎上去，伸手就去拉那匹黑坐骑的口环，却没想到对方那匹大黑马，看上去瘦瘦的，还是真厉害，看见有人要动它，两只前蹄霍地扬起来，唏聿聿长嘶着，张开嘴就向徐立手上咬！

徐立当然不会被它咬上，可也吓了一跳！

“好家伙！”他嘴里叫着，一只右手由黑坐骑的左面脖子绕过去。“叭！”的拍了它一巴掌！

那匹黑马吃他这么一拍，顿时收敛多了，双蹄放下来，嘴里一个劲儿的打着喷嚏。

马上客笑着说道：“不妨事，我看着它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翻身下马——这当儿徐立注意到对方足下是一双青云缎子的薄底快靴，上面竟是不沾一些泥土！

其实何止是那双鞋，包括对方全身上下，连那领曳地的紫色长衣，看上去都是那么干净，一尘不染！

小地方，这般讲究干净的客人实在是不多见！

紫衣客人一只手拉着马，走到了迎春坊门前，左大海双手抱拳道：“兄弟左大海！欢迎！欢迎！”

三个人这才看清了来客三十左右的年岁，白净的脸皮，眉长而秀，目深而清，很祥和的一种读书人的气质，虽是长途跋涉，可绝不像江湖人物，身上更没有那种风尘之色！

马背上还驮着这客人的行李卷儿，是用绿色的油绸子包扎着。

听了左大海报名之后，紫衣客点头含笑道：“左当家的，大名久仰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

客人您贵姓？”

“啊！我姓桑——桑树的桑！”

“桑先生是从关外来的么？干什么发财啊？”

桑客人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关外来的，作皮货生意，谈不到什么发财！”

一听是作皮货生意的，左大海和徐立少不得要多看上他两眼了——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张生脸，从来不曾见过的生脸儿！

左大海心里透着希罕，再看看他随身的行李，不过是那么一个行李卷儿，一个皮革褡裢，这能装多少东西？

马牵到了槽里！